

Vincent



多种**视觉要素**的有机结合
文化力量和艺术理念的**精彩交汇**


彩色世界名人图传 

立体再现历史人物的**传奇人生**
构造出一座座色彩斑斓、内容丰富、场景宏大的**名人博物馆**

Van Gogh

凡·高图传

罗田 付彦嵩 马跃 编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说明



ChuBarShuoMing

遴选世界历史长河中颇具代表性的名人，讲述其功败荣辱，提供明鉴；“传真”历史；同时，采用“以图读传”的形式，为广大读者提供全新的了解名人、学习名人、评价名人的途径，并通过这一途径拉近与名人的距离。这就是我们推出这套“彩色世界名人图传”系列丛书的宗旨。

本次我们推出的“彩色世界名人图传”系列，首批书目包括《拿破仑图传》、《肯尼迪图传》、《甘地图传》、《凡·高图传》、《达利图传》、《毕加索图传》、《梦露图传》等。本系列丛书在名人选择方面，注重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其非凡的人格魅力，并展示其丰富的人生经历，揭示其对现代人的借鉴与启示，同时创造性地将名人博物馆式的出版理念引入书中，为此，编者做了以下努力。

首先，在体例创新方面：本套丛书的体例革故鼎新，在图传系列丛书中加入了专题与经典作品解析栏目。比如，《凡·高图传》、《达利图传》等书，将画家作品的重要部分予以分解，加上精辟的欣赏文字给读者提供充分的想像空间及愉快体验。此外，每章节前又加入了“名人名言”部分，书末还设置了“大事年表”、“作品年表”及其他相关信息的附录，将名人全方位地展现于读者面前。

其次，在文字叙述方面：文字生动、客观、翔实，从纵向和横向方面对名人作了较完整的勾勒，讲述了名人的人生历程、人格魅力与成功之道等。关于名人的这些方面均为书中有代表性的“点”，它们折射了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性格，有着浓郁的时代特色。从这些“点”中，我们可以洞悉历史的风云变幻，可以借鉴名人成功之道，亦可以探究名人败亡之因。

再次，在图片选配方面：全套书采用“以图读传”的形式，每部书皆配以200~400幅精美图片，其中包括名人画像或照片、名人墨迹、名人作品、名人故居、名人物品、名人事迹以及相关社会背景等图片，再配以精当的说明文字，这些图片及其说明文字或是正文内容的直观反映和延伸，或是正文内容的背景补充。这样，每部书的图片便分别构成每位名人的全息图像，同时，也是立体再现名人真实人生中有代表性的“点”。

最后，在版式设计方面将以上三点有机结合，将那些有代表性的“点”连接成“线”。如果说名人的“人生历程”为经，名人的“人格魅力”为纬，那么名人的“成功之道”就是由经纬交织而成的神圣的知识殿堂。点、线、面三维一体，共同建构起可供现代人引以为鉴的名人博物馆。个中趣味，还需读者细细品味。

前言

世界画坛，堪称巨匠者屈指可数，凡·高则当之无愧位于其列；而若论画界巨匠中个性狂放不羁、为艺术而燃烧自我、人生经历又富含悲剧色彩和撼人心魄的传奇式人物，更莫过于凡·高。

凡·高生活于19世纪末，当时的艺术正酝酿着巨大的变革，但在这变革来临之前的人们是惴惴不安而又无所适从的，因为印象派还不足以医治世纪末人们惯有的心灵恐慌症。恰在这时，凡·高出现了，他以不惜燃烧自我的创作激情擎起现代艺术的大旗，以他特有的极富表现力的艺术语言——线条、笔触、色彩、透视法描绘着他所爱的一切，而这些作品常常洋溢着凡·高式的主观意象，也饱含着从大自然中抽取出来的心灵象征，这使凡·高成为现代绘画艺术的伟大先驱。正如意大利艺术评论家小文杜里所说的：“凡·高对后来的野兽派和表现派都有极大影响，他的艺术成就比马奈和塞尚对后继者有更大的作用。”

然而，作为一代绘画大师，凡·高的生活却极为坎坷不幸。其生前穷困潦倒，备受他人奚落，并连遭失恋的挫折，而他用整个生命画出来的那些作品，也不为人们理解和接受，生前仅售出一幅画作。但凡·高从不戚戚于瓮牖绳枢的生活，亦不愤愤于冷嘲热讽的遭际，他一直在内心保留着对美的追求，自他开始绘画事业时，他便自始至终如夸父般追逐着心中的太阳，直至最后在阳光中燃烧，轰然倒下。凡·高是一位具有真正使命感的艺术家，他这样总结他对艺术的感悟：“为了它，我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由于它，我的理智有一半崩溃了；不过这都无所谓……”

可以说，凡·高的生活经历是一部英雄史诗的绝佳题材，所以，当今尝试描绘凡·高生平的书籍为数不少，本书即为我们对凡·高追怀的结晶，且它在两个方面与众不同。首先，这本书采用全新的体例，加入了经典作品解析、资料链接、名人名言栏目及附录，尤其是经典作品解析栏目，将凡·高最具代表性的画作全方位解析，并辅以准确精当的说明文字，多角度、多层面地解读，这就大大增加了知识含量。其次，本书在图注的撰写上更胜一筹，除加入图名、创作年代、尺寸及馆藏等内容外，还介绍了诸如绘画流派、绘画技法、绘画风格、画作寓意、画家本人的总结或创作体验以及他人的评价等，而形式上亦分综述、综述加分述、引线解读、局部解析等。在力图为读者带来丰富知识的同时，倾心为读者构建一座色彩绚烂的名人博物馆，将丰厚的艺术知识、历史知识融入其间，以供读者欣赏、品味，加深对一代画坛巨匠凡·高的认识、了解，并从他身上获取深刻的人生借鉴，作为自己的人生指南。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生命之诗的开篇

- 1. 文森特第二 — 6 —
- 2. 坎坷求学路 — 10 —
- 资料链接 荷兰——风车轻轻地转 — 15 —

第二章 海牙——第二故乡

- 1. 畅游艺海 — 18 —
- 2. 导师米勒的共鸣者 — 22 —
- 3. 美好的海牙生活 — 29 —
- 资料链接 巴比松画派和海牙画派 — 34 —

第三章 天路历程

- 1. 朴拙的初恋 — 36 —
- 2. “炼狱”中的苦行僧 — 41 —
- 3. “煤矿的基督” — 49 —
- 资料链接《圣经》的故事 — 56 —

第四章 走向艺术

- 1. 前奏——别了，博里纳日 — 58 —
- 2. 在艺术的麦田里播种 — 62 —
- 3. 吃土豆的人 — 73 —
- 资料链接 印象主义简介 — 84 —

第五章 巴黎的碰撞与融合

- 1. 巴黎的异乡人 — 90 —
- 2. “野蛮人”高更 — 100 —
- 3. 从“粗野狗”到“唱歌鸟” — 109 —
- 资料链接 日本浮世绘 — 120 —

第六章 麦田里的收获

1. 色彩的“天堂”——阿尔勒 — 122 —
- 2.“南方画室”之梦 — 130 —
3. 割耳事件 — 138 —
- 资料链接 阿尔勒时期作品简介 — 14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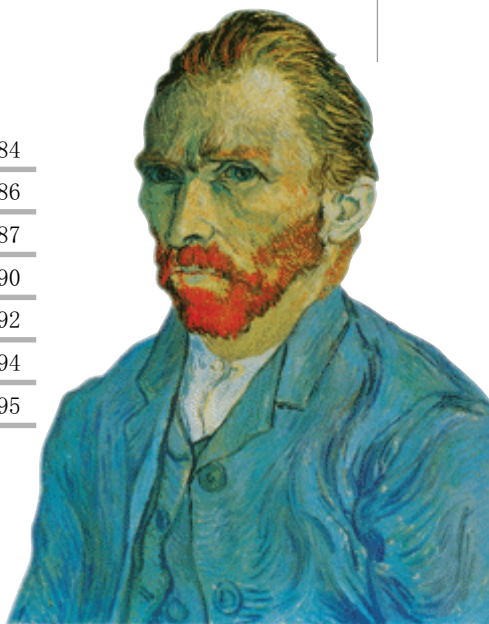
第七章 在“自我分裂”中陨落

1. 圣保罗医院癫狂的天才画家 — 154 —
2. 身死欧韦 魂归天国 — 171 —
- 资料链接 凡·高精神病症的家族渊源 — 182 —

经典作品解析：

簸麦者	26~27
吃土豆的人	80~81
唐古伊老爹	114~115
向日葵	144~145
星月夜	160~161
有丝柏的麦田	166~167

附录一 凡·高大事年表	184
附录二 凡·高家族成员表	186
附录三 凡·高主要绘画作品一览表	187
附录四 凡·高作品拍卖记录	190
附录五 凡·高相关书信摘录	192
附录六 有关凡·高的电影	194
后记	195





第一章

生命之诗的开篇

当今天这幅《没有胡须的凡·高》在克里斯蒂拍卖行被那些富商大贾竞相投标，最后以七千一百五十万美金卖出时，举世震惊、欢声雷动。而这一切和寂寞痛苦的凡·高毫不相干，对此，我只想一挥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悲怆之泪。

古往今来的画家，车载斗量，可谓恒河沙数，不可胜计，然而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画社会认为最好的画；第二类画自己所认为最好的画；第三类则是置好坏于度外，被冥顽不朽的力量驱动着画笔作画。第一类人终身勤于斯而不闻道；第二类人则“朝闻道夕死可矣”；第三类则如《庄子》书中的啮缺与道合而为一：“其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他的艺术就是天然本真的生命，世俗形骸消亡之日，正是他的艺术走向永恒之时。

——范曾

每当我向不知梵高其人其画的人们介绍梵高时，往往自己先就激动，却找不到确切的语言来表达我的感受。以李白比其狂放？不适合。以玄奘比其信念？不恰当。以李贺或王勃比其短命才华？不一样。我童年看到飞蛾扑火被焚时，留下了深刻的难以磨灭的印象，梵高，他扑向太阳，被太阳熔化了！

——吴冠中

1. 文森特第二

在别的国度也有令人着迷的事物……但是，上个礼拜天我在堤上独自漫步时想到，荷兰的土地就在脚下，这种感觉有多好！我感到：“现在我的心已与上帝契合。”我们童年的全部回忆重新泛起。常常，常常，我们和爸爸一道散步到赖斯贝亨，那总是二月里最后的一些日子。在生长着绿色谷物的黑土上空，云雀在歌唱；辉煌的蓝天上飘着白云；然后是两旁长着山

毛榉的石子路……哦，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或者不如说，哦，津德尔特！哦，津德尔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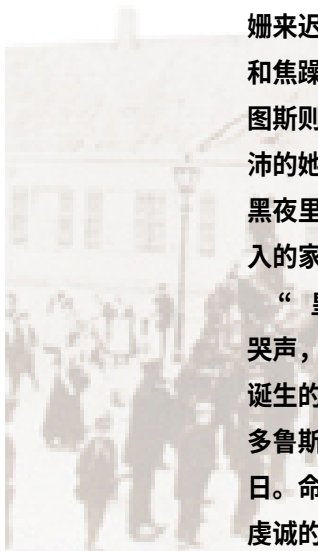
北布拉班特总是北布拉班特，故乡总是故乡……

——文森特·凡·高



→凡·高兄长的墓碑

凡·高正好在哥哥的一周年忌日那天出生，而其父母也将大儿子的名字留给了刚出生的二儿子。从此，凡·高有了“文森特第二”的绰号，也有了追随他一生的对兄长的幻觉。



1852年4月底的一天，在荷兰南部布拉班特的一个叫津德尔特小镇的教堂墓地里，一对悲情的夫妇，久久地站立在一块新立的墓碑前，碑上清晰地刻着“爱子文森特·凡·高之墓”这几个令人眩目的大字。男的，30岁左右，一副牧师的打扮，正手拿《圣经》默默地念叨着祈祷词；女的，眼角已出现了些微的鱼尾纹，看上去比男的年长两三岁，手捧着一束百合花，止不住地抹眼泪。牧师不知道已给多少死者进行过这样的祷告，但这一次将长久地印在他的脑海里；而年轻的母亲仿佛觉得上次分娩时的阵痛又向自己漫无边际地袭来。的确世上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沉默寡言而又富于理智的提奥多鲁斯始终都想不明白，自己一次次地从布拉班特的一个教区搬到另一个教区，以他良好的形象和善良、宽厚、温和的心，不遗余力地完成上帝赋予他的神圣的传教使命，从而获得了“英俊牧师”的雅号和大家普遍的尊敬。然而上帝似乎瞎了眼，不仅不因他所做的一切而降福，反而让他原本就姗姗来迟的儿子只活了短短几个星期就夭折了。如今他只能在冷峻的矛盾和焦躁的忙碌中祈求上帝再一次的恩泽。而安娜·科尔内莉娅·卡尔本图斯则整天摆弄着一大堆崭新而可爱的婴儿服，原本活泼开朗、精力充沛的她显得郁郁寡欢，对她钟爱的花卉静物素描也失去了兴趣，常常在黑夜望着黯淡的星星诉说女人的心事。看来这是一个急需新鲜血液注入的家庭，否则它将随着生活活力的慢慢消退而走向灭亡。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一年后的3月30日，伴随着一阵阵清脆的啼哭声，一个浅红色头发的男婴呱呱坠地了。他是在父母亲急切的期盼中诞生的，他小脸蛋上挂着的珍珠似的泪滴，如甘霖般润泽了安娜和提奥多鲁斯焦灼已久的心田。巧合的是这个日子竟是他们头生子的一周年忌日。命运的安排往往是这样的让人哭笑不得，抑或是上帝想考察一下他虔诚的臣民对大喜大悲的承受力究竟有多强。显然是出于对头生子的深

情眷念，父母没有再挖空心思地为婴儿另取名字，而是在医院的出生证明上又一次端端正正地写下：“文森特·凡·高”。故此这个承继了死去兄长姓氏的孩子便有了一个绰号——文森特第二。

作为命运的宠儿，文森特第二没有再辜负父母含辛茹苦而又无微不至的养育，因为父母把原本应给予两个孩子的爱都集中给了他一人独享，所以他没有理由不在阳光雨露中日复一日地茁壮成长起来。然而也正是这种厚爱，或许是某种意义上的溺爱，使凡·高从小就任性且我行我素，凡事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即使过火了父母也不会怎么干涉，也许他们在小凡·高稚嫩的躯体上，隐约看到了头生子的影子，歉疚和疑惧的心理让他们不愿去违拗和伤害孩子，甚至有时还会有“护短”的举动。一次，祖母从布雷达来津德尔特看望孙子，却遇到小凡·高在无理地撒野。祖母试图小施管教，结果引得安娜大为不满，还沉着脸说：“孩子这么小，什么都不懂，怎么能这样苛刻地对他呢？”整整一天她没跟婆婆谈话。幸亏提奥多鲁斯从中调解，婆媳二人才得以和解。

然而，两年过后，凡·高得天独厚的独宠地位不断地受到了来自弟妹们的挑战。1855年，妹妹安娜出生了；过了两年，弟弟提奥诞生了；接着又是妹妹伊丽沙白、小妹威廉明娜；1867年，最小的弟弟科尼利斯也来到人间。这些诞生的新生命，一点一点地瓜分了凡·高原本独享的一切，他瞅着大人们围着其他的小不点忙活，把他冷落在旁，眼巴巴地望着心爱的玩具成了弟妹们的新宠，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越来越少，共同居住的阁楼也越来越窄。这时凡·高潜意识里开始感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不停地受到了外力的挤压，使得他常常感到压抑，显得“不太安静”，很少流露出孩童天真的笑容，而且脾气暴躁，也不太愿意和弟妹（后来和弟弟提奥除外）以及外人相处，而是喜欢独处，讨厌别人打扰。也许只有独处时他才能充分地拥有个人的一片天地，由此他也就更害怕这可怜的一点空间再次遭到旁人的介入。同时小凡·高的某些行为举止也显得怪异。一次，他用黏土精心制作了一头小象；还有一次，他画了一张不错的小猫



→凡·高的父母提奥多鲁斯·凡·高和安娜·卡尔本图斯
凡·高的父亲是一名牧师，有“英俊牧师”的雅号，颇受大家爱戴；母亲则喜欢画一些花卉静物素描。他们二人对凡·高在传教与绘画两方面的尝试与发展皆起到了潜在的作用。

的速写，当父母看到这两件小作品时，大大地赞扬和鼓励了他一番，然而凡·高并没有像大多数喜欢受表扬的小孩那样感到满足，相反，他认为父母把他的事情当儿戏，称赞其实只是为了敷衍了事，像哄其他孩子一样，不过是为了逗他开心，背地里却一定在笑话小孩的幼稚和无知。于是一气之下，他竟把这两个小作品都泄愤似的毁了。

凡·高尽管在性格上有些古怪，但这并没有影响儿童特有的天性在他身上的显现。他也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热爱大自然里一切奇妙有趣的事物。在未入学前，故乡津德尔特空旷的原野上，遍地丛生的石楠旁，四季郁郁葱葱、象征着生命的茂密松林里，以及金灿灿的麦田坎和流水潺潺、叮咚作响的小溪畔，都留下了凡·高童年玩耍嬉戏时成长的足迹和阵阵欢歌笑语。他自幼就爱与各种各样的动植物打交道，常常像一个科学家那样翻来覆去地仔细研究自己的战利品，比如掏着一个鸟窝，就要仔细看一下它奇特的构造；抓住一只甲壳虫，又会饶有兴趣地数一数甲壳上到底有多少斑点……

故乡的童年生活毋庸置疑是人们追忆怀念的美好时光。凡·高在日后的书信中，也曾多次流露过这种谈及就兴味十足的情绪：“在我们内心永远保存着什么东西，它们来自北布拉班特的田野和石楠丛生的大地。”

→这是凡·高的父亲提奥多鲁斯的《圣经》。提奥多鲁斯的父亲也是一名牧师，而且也叫文森特，他在1849年4月准许提奥多鲁斯加入牧师的行列，而他的其他三个儿子则当了画商。正是这样一个家庭给了凡·高最初的影响。

“……我在病中重又见到津德尔特家中每一间屋子，重又见到每一条小路，园子里每一样植物，四周田野的景色，附近的邻居，重又见到墓地，教堂，我们家房子后面的菜地——一切的一切，直到墓地中那棵高高的银叶相思树上的喜鹊巢。”的确，故乡，家，童年……北布拉班特的津德

特，就是凡·高心中的耶路撒冷。但也

正是在这片圣地上，本应是无忧无虑

的孩童岁月，却由于弟妹的出

生导致的父母爱之天平的突然

失衡，使凡·高幼儿时，就逐渐

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和压

抑感，再加上早期“溺爱”时

形成的执拗性格，这些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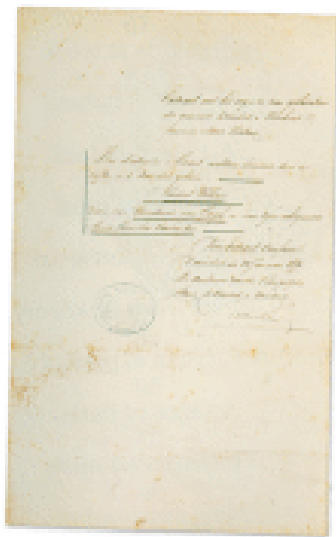
素都塑造了他复杂而令人

琢磨不定的脾性。同时还



有一件事凡·高也始终耿耿于怀，成为他心灵深处挥之不去的阴影。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离家赴外地念书为止，凡·高每周至少一次，要穿过一片片麦田去父亲布道的教堂；至少每周有一次，他要来到大片麦田旁的教堂墓地，并在那里看到一块小小的刻着他的名字的墓碑。于是带着满脑子的困惑，无意中从母亲的谈话里知道了那个头生子的故事。从此他幼小的心灵和朦胧的意识中总觉得自己是别人的代替品，而且自己的一举一动仿佛都会受到那个在极乐世界里的哥哥的监视，因此凡·高整个一生始终都在自我反省，总害怕他的所作所为不尽如人意而时常缺乏自信。

一个普通的名字，联系着两个有血缘关系却从未谋面的人，一个是在天堂的“文森特第一”，一个是在人间饱受酸甜苦辣的“文森特第二”。看来连出生都带有悲剧色彩的凡·高，注定将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凡·高的出生证明。

2. 坎坷求学路

受苦而不抱怨，正视痛苦而不反感，在学习这种能力的过程中，随时都有晕倒的危险。然而或许，我们却有希望瞥见一种朦胧的可能，那就是：在生活的另一面，我们将看出痛苦之存在的美好理由。眼前，这痛苦有时如此弥漫，布满整个地平线，以至酿成绝望的大洪水。然而对于这，对于痛苦本身，我们知道得很少。我们最好去看麦田，即便是画中的麦田也行。

→提奥，凡·高最喜爱的弟弟，也是他后来从事绘画的资助人及精神上的知己。

——文森特·凡·高

一张发黄的“全家福”，让家庭的每一个成员亮了相。

凡·高在外表上与弟妹们相比，不同寻常的地方除了那一簇火红的头发外，就是有一副比他们都结实的体格。而正是这副体格，在未来的日子中支撑着文森特第二顶住精神和肉体方面的巨大压力，走过了殉道者一段苦行的人生之路。这副体格既是上帝冥冥之中的一种造化，也是父母早期溺爱婴儿的结晶和孩子本身热爱运动的结果。因为只有在运动中，凡·高才能真正地释放自己，使自





→这张照片摄于凡·高13岁那年，这是凡·高一一生中仅存的三张照片之一。凡·高的妹妹伊丽莎白认为这张照片中的凡·高比实际的他要成熟一些，她说：“他之所以年纪轻轻便如此出色，全凭他善于思考的特性，这跟随了他一生。”

已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而暂时摆脱心魔的困扰，让各种肢体语言来发泄心灵深处的某些东西，将它们统统化成全身淋漓的汗水而蒸发。在这些运动中，最令好奇和佩服的，就是跟父亲一样，凡·高喜欢超长距离的步行。有一次，他竟然从80千米外的布雷达市步行回家，可想而知，这是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和体力才能完成的呀！当时，随行的人要帮他背包，凡·高以大人的口吻，委婉地拒绝道：“不，谢谢！每个人都必须肩背自己的包而走向胜利的终点。”后来，这句话几乎成了津德尔特村人们的一句座右铭。

无拘无束的游戏和自由式的运动是儿童的专利，但是任何有见地的父母除了尽量让孩子展示固有的天性外，还懂得早期智力投资对孩子一生的重要性。因此和大多

数同龄人一样，八岁那年，凡·高被父母送进了津德尔特当地的乡村小学。这所学校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设施器具，以及教学管理模式都是典型的乡村式的，基本与村野孩子的学习能力相匹配，可以满足这里大多数平常孩子们的求知欲。然而，没有继承父亲英俊外表的凡·高，却遗传了父亲对精神生活的偏好，成了一位兴趣广泛、不知疲倦的读者，并善于深入思考。他对宗教题材和当代文学情有独钟，对诗歌的热情也出人意料，这些使得他在智力上，似乎远远超过了那些和他一道上学的农家孩子，往往是在老师还没教授某些知识时，凡·高已经了然于胸了，因此这样的学校对他来说失去了学校本身应有的意义。一年之后，凡·高辍学回家了。

家里的开支虽然减少了，但教子的重担就完全落在了父母的肩上。于是，凡·高便在一个传教士和一个业余画家的指导下，自学了两年。仅仅是人生这短暂的时光里，父亲代表的宗教和母亲代表的艺术就成了凡·高生命中不同的两个重要部分。在三十多年的人生旅途中，这两个部分在他身上纠结不清，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冲突，直到后者取得了形式上的胜利，并且与前者在最本质的意义上融为一体。故多年以后，凡·高依然记得，童年时，常常在夜晚，借着一盏黄铜底座玻璃罩灯的亮光，父

亲若有所思地埋头书写着下个礼拜天的布道词，母亲则在一旁专注地描画一束蓝色的风信子。而他便在这个弥漫着宗教和艺术气息的氛围中如饥似渴地读着心爱的文学读物。如果是在天寒地冻的冬天，壁炉里还燃烧着温暖的柴火，想到这时，凡·高心里莫名地就会感到一股暖流涌动于心扉。

然而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父母的精力十分有限，他们眼瞅着凡·高一天天大起来，是到了他应该走出父母的保护伞下，到外面的世界独自体验一番的时候了。于是，11岁那年，凡·高被送往25千米之外的邻村泽文伯根，在那里的简·普罗维利私人膳宿学校注册就读。这的确是一件好事情，凡·高为此也非常高兴，期待着新学校能引导他通向更加广阔的知识海洋。但同时，这位宿命的孤独者心里还另有一番苦涩的滋味。如前所说他从小就喜欢独处，有时连亲人都疏远，甚至别人对他稍稍多加一些注意，他就会受不了，以至发脾气。可想而知，对于第一次远离家门，到一个有更多人的地方去生活，他的内心将是怎样的不安，甚至恐慌。凡·高13岁时的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到一个满脸雀斑、红发蓬乱的少年，他表情严峻，两眼呈淡色，极富穿透力。照片上他显得小心谨慎，仿佛一句尖刻的话都能让他吃惊似的。关于这段日子，若干年后凡·高告诉提奥：那天，他随父母初抵学校，当报到、注册、食宿等一应事务处理完毕，父母与他告别离去时，那一刻，站在学校门前，望着父母乘坐的黄色小马车穿过草坪，驶向两边长着稀疏树木的马路，在风雨中湿漉漉的样儿，他心里是多么地凄凉和悲伤！两周后，父亲前来探望，看他生活学习等诸方面是否习惯、正常，他又如何喜出望外，一反常态，尽管已是十足的少年，还是身不由己地扑上去抱住父亲的脖子。在此后那些漫长的岁月里，他又如何度日如年，等待着圣诞节的来临，翘望着与父母和亲人团聚的日子。由此可见，凡·高只身于外面的大世界时，他其实多么地眷恋那个他一度厌烦的小家庭，渴望孤单的心找到原始的归宿。

然而在所有的亲人中，凡·高最想念的只有一个人——弟弟提奥。早在提奥出生时，凡·高没有像妹妹安娜诞生时有种莫名的反感，而是表现出格外的喜欢，4岁的他感觉似乎一下子找到了终身的伙伴。打从弟弟蹒跚学步开始，他就一直给予关注，心情好时还会带着弟弟一同玩耍嬉

→(上)安娜，凡·高的大妹妹；
(中)伊丽莎白，凡·高的二妹妹；
(下)威廉明娜，凡·高的小妹妹。





→科尼利斯，凡·高最小的弟弟。

戏，而且在共同生活中两人还形成了默契。与对提奥的态度相比，凡·高对其他弟妹们的态度就不那么友好，安娜回忆说，在儿童时代，她不时会遭到文森特有意或无意的戏弄。同样是亲情，凡·高却有兩種不同的倾向。究其原因，可能是在天堂的文森特第一和那块墓碑，使凡·高的无意识深处形成了某种复杂情结，他曾不止一次地想像死去哥哥的音容笑貌，梦想追逐着他一块在山林里奔跑……而恰在这时提奥出现了，他仿佛成了文森特第一的替代品，下到人间来陪伴孤独的凡·高。

虽然，在简·普罗维利私人膳宿学校读书，使凡·高精神上时常有着某种沉重的负担，但在这个汇聚了四面八方求学者的小社会里，凡·高也许并不太愉悦的交际和生活体验，却为他以后独立地走向复杂的社会打下了基础。而更重要的是，该学校真正起到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作用，凡·高在这里学有所长。学校在开放式的、全方位的培养方针指导下，开设的课程不仅包括世界语言英语，还包括了另外两种外语——法语和德语。而个性很强，骨子里有股冲劲的凡·高，在经历了系统的、日积月累的学习过程后，不仅能像荷兰母语一样熟练地驾驭法语和英语，德语也达到了能够日常运用的水平。于是在扫除语言障碍后，凡·高愈加如饥似渴地涉猎于原本就十分着迷的宗教和文学读物，并在大量的阅读中，使自己也成了玩转文字的高手，因而在逝去后留下了数量惊人的记录其心路历程的书信。法国画家高更曾这样赞美凡·高：“他法语写得极好，丰富地补充了优雅的状况形式。”

1866年，文森特出色地完成了在普罗维利私人寄宿学校的学业。同年9月，他被送往更远的北布拉班特中心城市蒂尔堡的威廉二世国立中学就读。这所学校在当时来说极为开明，它的创建人和首任校长菲尔斯先生锐意革新，聘用了一大批高标准、严要求、具真才实学的教师，形成了自由宽松的学校环境和浓厚活跃的学习气氛。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该校打破了荷兰传统的教学模式，在每周36节课时中，增开了4小时的绘画课，并不惜成本地大量购入绘画大师们画作的复制品，以供学生们观赏学习。而艺术课教师C·C·于斯曼是一位已在巴黎小有名气的画家，他为学生们编写了素描教材，开设了一间相当规模的画室。更令人欣慰的是，在晴朗的日子里，他还带领学生们外出写生。

于是，在这种较为浓厚的艺术氛围中，随着心智的慢慢成熟，凡·高

从小受母亲影响而形成的朦胧的艺术直觉从混沌中渐渐显露成形。在他最常去的父亲书房里，荷兰画家范·德·马丁的一幅铜版画渐渐引起他格外的关注，这可能是凡·高最早接触到的职业画作。作品名叫《穿过麦田的葬礼队伍》，画面的基础色调阴沉、森然，布满画面前景的彤云横陈天际，几乎只在地平线附近留下一带耀眼的天光，而这光并未冲击画面的暗基调，反倒平添了几分凄清的神秘感，使得地平线那边的村舍、教堂、树木等等都成了一线参差的剪影。这幅画描绘表现的应该是一场大雷雨洗劫一番后的大地，只见近景是一望无垠的金光灿灿的麦田，但看上去一片狼藉，有的甚至七倒八歪的，遭到了暴雨的肆虐。让人心里更为压抑的是画面靠右的部位，一位与高高的麦田难以分辨的模糊人物，手拿一柄满含死神意味的大镰刀向左而立，低头哀悼致意：一列企鹅般的送葬队伍正穿过麦田，向地平线方向的教堂的剪影走去，人们只能看到他们清一色的黑色礼帽和斗篷的背影，悲伤、无奈，甚或恐惧似乎让他们全都耷拉着脑袋，前倾着身子。而教堂那边，挽钟扣人心弦的鸣响，大概凭借着声波在一阵阵地发出神秘的诱惑，呼应着那位收割者手中可怖的闪着寒光的大镰刀，呼应着鬼魅般的送葬队伍，也许既在向生者召唤，也在为死者祈祷。

就现实而言，这幅画在整个绘画史上和它的作者一样名不见经传，然而，就是这么一幅没有什么重要的艺术价值可言的作品，凡·高却情有独钟，范·德·马丁也一再与他所仰慕的艺术家们，如伦勃朗、雷斯达尔、米勒等相提并论。当凡·高航行于生活的海洋时，无论是一帆风顺或是遭遇风暴巨浪，他总是倾向于在自己的房间里挂上复制的《穿过麦田的葬礼队伍》。多年以后，凡·高在书信中也多次提及此画，仍然能清楚地回忆起它表现的阴霾、空旷、惨淡的景象。显然这幅画所表达的主题在凡·高幼小的心灵上找到了投射点或契合点。在明亮的金黄色麦田里，生活就像那孩子的一头红发在燃烧。通过一幅画，我们也许看到了‘凡·高生命本质中令人目眩神

→这是凡·高为父亲提奥多鲁斯画的众多素描中的一幅，是一幅小张画，尺寸为33×25cm，用铅笔、墨水、淡彩绘成，其中最亮的部分用白色强调出来。



迷的某种复杂，看到其中那一片特有的森然”。他的生命，就像日后其作品一样；“或者洋溢着深厚的同情、朴素的挚爱、温柔的渴望，或者席卷着汹涌澎湃、流动不止、金光灿烂的旋律，令人不由自主地沉迷，被久久地、深沉地震撼”。

凡·高在威廉二世中学孜孜不倦地学习，时光也在知识空间里悄悄地流逝，转眼就过了一年。这时取得优异成绩的凡·高，在同学眼里是个虚怀若谷、特立独行的人，在老师心中是不可多得的可塑之材。然而就在他被旁人看好的时候，1868年3月，在第二学年上到一半时，凡·高突然退学，且再没有跨入学校的大门。他为何中途辍学？难道是家里负担太重，父母无力供养？可这不大可能，因为凡·高一直受到了富有的画商叔叔义无反顾的资助。这也许是文森特留下的永远也不知道答案的谜。但人们不难想像中断自己所喜爱的学业，凡·高一定饱受了痛苦的煎熬。

此后的一年里，凡·高游手好闲地徘徊于津德尔特四周广阔的麦田里。妹妹伊丽莎白在很久以后出版的一部回忆录中写道：这段日子里的文森特“个子高高的，肩膀很宽，微微有点驼背，养成了老向前探头的坏习惯，剪得短短的棕红色头发藏在草帽下，神情古怪，面容有些苍老，额头上似乎已经爬上了皱纹，浓重而又气派的眉毛在沉思中皱在一块，小而深陷的眼睛，一会儿蓝，一会儿绿，随情绪不定而变化”。

失去了生活航标的凡·高，将怎样延续他的人生之路，如何拨开乌云见天日呢？

资料链接

荷兰——风车轻轻地转

有一种独特的风景，它矗立在蓝天下一望无际的田野里、明丽清澈的小河边，螺旋桨似的木质风叶在微风中轻轻地转动，那散发出的古老文明的气息，让人在这一刻立即想起它所装点的国度：这就是风车的故乡——荷兰。